

王绵厚著

秦漢東北史

蘇清仁悅題簽



历代东北史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ISBN 7-205-02874-4



9 787205 028749 >

ISBN 7-205-02874-4/K · 324

定价: 14.80 元



辽宁省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规划项目

秦汉东北史

王绵厚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秦汉东北史
Qinhan Dongbei Shi
王锦厚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制版 辽宁省地矿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字数:260.3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4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中平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张 岩
责任校对:胡晓苗

ISBN 7-205-02874-4/K·324

定价:14.80元



作者简介

王绵厚,字博文,辽宁省海城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辽宁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辽宁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已发表论文50余篇,完成国家“七·五”规划科研课题两项;主编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著有《东北古代交通》。论著曾三次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论著和事略先后被收入《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关东文化大辞典》和《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等。

目 录

导论 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及其辐射·····	(1)
第一章 汉承燕秦对东北的早期经略·····	(10)
第一节 秦至汉初在辽东、辽西的燕人割据·····	(10)
第二节 周勃灭燕与汉初的东北郡县·····	(13)
第三节 “卫氏朝鲜”与秦汉的“辽东外徼”之地·····	(17)
一、汉初兴起之“卫氏朝鲜”·····	(17)
二、秦与汉初之“辽东外徼”·····	(21)
第二章 汉武帝时期东北建置的确立和边域的进一步开发·····	(23)
第一节 汉武帝经略北方与陆路东巡·····	(23)
一、北攘匈奴、东却秽貊进一步开拓边域·····	(23)
二、封泰山、登碣石、历九原宏扬秦皇帝业·····	(26)
第二节 汉武帝时期东北腹地建置的确立和发展·····	(28)
一、辽东郡·····	(29)
二、辽西郡·····	(48)
三、右北平郡·····	(60)
四、上谷、渔阳郡·····	(66)
第三节 汉武帝时“苍海”和“朝鲜四郡”的建立 与边域的进一步开发·····	(69)
一、苍海郡·····	(70)

二、乐浪郡·····	(72)
三、玄菟郡·····	(77)
四、真番郡·····	(82)
五、临屯郡·····	(84)
第三章 汉代东北的封建自然经济与区域文化 ·····	(87)
第一节 汉初的休养生息与东北边郡经济的开发·····	(87)
第二节 以辽东襄平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的发展·····	(90)
一、农业的开发和农村自然经济的面貌·····	(91)
二、盐铁等手工业·····	(96)
三、制陶和建筑业·····	(100)
四、商业和货币·····	(104)
第三节 汉代东北各民族区域文化的交相发展·····	(105)
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东北南部的传播·····	(105)
二、襄平汉墓壁画中反映的辽东社会生活 和民俗文化·····	(108)
三、两汉时期东北少数民族的区域文化·····	(110)
第四章 两汉交替之际东北民族关系和建置形势的变迁 ·····	(114)
第一节 西汉末乌桓与鲜卑入塞和高句丽的内徙·····	(114)
第二节 两汉之际辽西郡县的废迁与边塞的内徙·····	(118)
第三节 西汉末右北平郡县的废迁·····	(122)
第四节 汉末辽东、玄菟郡的建置变迁·····	(126)
第五章 东汉时期的东北郡国设置及民族关系 ·····	(130)
第一节 东汉辽东属国的设置·····	(130)
第二节 汉魏辽东高句丽的发展及玄菟等边郡的内迁·····	(134)

一、汉魏之际高句丽的发展及其疆域	(134)
二、毌丘俭征辽东之役	(138)
三、东汉以后玄菟、乐浪及带方郡的变迁	(142)
第三节 曹操北征三郡乌桓之始末	(145)
一、曹操北征乌桓之缘起	(145)
二、曹操北征乌桓之行的辽西交通古道	(147)
第四节 东汉时期中原流民入辽及其历史作用	(155)
第六章 汉代的东北交通与四邻	(160)
第一节 两汉由中原出塞向匈奴左部之道	(160)
第二节 辽东、玄菟境的陆路交通道	(163)
一、襄平南行平郭、沓氏道	(164)
二、襄平西行“辽队”、“险渚”道	(167)
三、襄平东行“乐浪”、日本道	(169)
四、玄菟郡北行夫余、濛离道	(173)
五、辽东、玄菟郡的戍边之道	(176)
第三节 辽西、右北平郡的陆路交通道	(181)
一、北出卢龙向右北平郡治平刚道	(181)
二、辽西大凌河古道的形成	(184)
三、辽西傍海“碣石道”的水陆变迁	(189)
四、辽西郡之柳城——交黎道	(192)
五、辽西、右北平郡之戍边道	(194)
第四节 汉魏时期的辽东水路交通	(199)
一、由山东“齐郡”和“东莱郡”海行入辽东“马石津” 和“沓津道”	(200)
二、由山东“东莱郡”和“齐郡”东北海行入“安平口” 和“列口”道	(203)
三、汉魏由山东海行入“辽口”至“襄平”水道	(204)

第七章 燕秦汉时代的东北障塞	(206)
第一节 考古发现与文献印证的燕秦长城	(207)
一、文献记载中的燕秦古长城	(207)
二、考古发现的燕秦古长城遗迹	(210)
第二节 汉承秦制复修“辽东故塞”的考古遗迹	(216)
一、河北北部至宁城一线汉代障塞	(218)
二、辽西地区的汉长城遗踪	(219)
三、辽东至鸭绿江两岸的战国至汉代障塞遗址 ...	(220)
第三节 燕秦汉长城边塞的屯守与戍兵	(224)
一、长城边塞上的配套设施	(224)
二、汉代戍边守塞的管理制度	(229)
第八章 秦汉时期的东北少数民族	(232)
第一节 肃慎与挹娄	(234)
一、肃慎	(234)
二、挹娄	(239)
第二节 高夷和高句丽	(241)
第三节 秽、貊与沃沮	(249)
一、秽	(249)
二、貊	(251)
三、沃沮	(256)
第四节 夫余及其先世	(258)
第五节 东胡与匈奴	(264)
第六节 鲜卑与乌桓	(269)
第九章 东北战国和汉城的考古发现	(275)
第一节 考古发现的东北郡城	(275)
一、辽东郡治“襄平城”	(276)
二、玄菟郡城“高句丽县”	(276)

三、辽西郡治且虑、阳乐城	(278)
四、右北平郡治平刚城	(279)
五、乐浪郡治“王险城”	(279)
第二节 考古发现的各郡县城	(280)
一、辽东郡诸城	(280)
(一)北镇大亮甲古城	(280)
(二)铁岭新台子古城	(280)
(三)沈阳旧区古城	(281)
(四)辽中偏堡子古城	(281)
(五)台安孙城子古城	(281)
(六)辽阳亮甲古城	(282)
(七)沈阳魏家楼子古城	(282)
(八)营口英守沟古城	(283)
(九)凤城刘家堡古城	(283)
(十)盖县熊岳河北古城	(284)
(十一)丹东宽甸尖古城	(284)
(十二)复县陈屯古城	(285)
(十三)大宁江畔古博陵城	(285)
(十四)新金张店古城	(285)
二、辽西郡诸城	(286)
(一)朝阳召都巴古城	(286)
(二)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	(286)
(三)朝阳袁台子古城	(287)
(四)锦西台集屯古城	(287)
(五)锦县大业堡古城	(288)
(六)锦县高山子古城	(289)
(七)朝阳松树嘴子古城	(289)

(八)义县复兴堡古城	(289)
(九)建昌巴什罕和后城子古城	(289)
(十)绥中古城寨古城	(290)
(十一)山海关石河口古城	(290)
三、右北平郡诸城	(291)
(一)宁城黑城子古城	(291)
(二)喀左董家店古城	(291)
(三)赤峰三眼井古城	(291)
(四)凌源安杖子古城	(291)
(五)建平西胡素台古城	(292)
(六)喀左黄道营子古城	(292)
(七)喀左后城子古城	(293)
四、玄菟郡诸城	(293)
(一)新宾县二道河子古城	(293)
(二)通化赤松柏古城	(293)
(三)集安“国内城”	(294)
第三节 考古发现的其他战国和汉城遗址	(295)
一、梨树县二龙城	(295)
二、锦西小荒地古城	(296)
三、奈曼旗西土城子	(297)
四、旅顺牧羊城	(297)
五、建昌城子沟古城	(298)
六、赤峰东城子古城	(298)
七、建平巴达营子古城	(298)
八、凌源三家子古城	(299)
九、建平榆树林子古城	(299)
十、建平张家营子古城	(300)

十一、喀左山嘴子古城	(300)
十二、建平札寨营子古城	(300)
十三、建昌后城子古城	(301)
十四、朝阳大庙古城	(301)
十五、金州大岭屯古城	(301)
十六、抚顺东洲古城	(301)
十七、桓仁下古城子	(302)
十八、集安山城子	(302)
十九、吉林东团山古城	(303)
二十、建平达拉甲古城	(304)
二十一、宾县庆华古城	(304)
第十章 汉末公孙氏据辽与西晋的统一	(306)
第一节 东汉末辽东公孙氏的兴起	(306)
一、自主辽东、东击高句丽拓复汉末玄菟郡边地	(309)
二、南开带方、北臣夫余势力雄张海外	(311)
三、越海收置东莱诸县，兼置营州刺史	(312)
第二节 公孙氏割据下的辽东社会概观	(314)
一、承袭汉制置辽东为列郡	(314)
二、招揽中原流士，兴复辽东边郡汉文化	(316)
三、公孙氏经略下的辽东社会生活	(317)
第三节 司马氏平定辽东与西晋的统一	(319)
后记	(323)

导 论

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及其辐射

地跨白山黑水和松辽渤海之间的中国东北地区,人文荟萃、历史悠久,是东北亚大陆古代文明孕育和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当代考古发现和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在这一广袤的东北亚腹地,在古代文明形成发育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有一条以共同的人文经济地理条件和相近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以诸民族交相汇融的文化内涵为纽带,跨越民族和国家区域界限的稳定的文化链条,这就是被称为“汉文化圈”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一历史文化积淀的沃土上,千百年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亚文化,这种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和博大精深的蕴藏力,已为世人所共识。关于这一地区“汉文化圈”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更是中外学术界热心关注并有许多未解之端的重要课题。缀于《秦汉东北史》卷首的这篇短文试图对数千年来,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及其辐射,进行扼要的历史考察,并以此作为《秦汉东北史》的导言。

一、“多源一体”的东北“汉文化圈”形成的历史阶段

追溯中国东北“汉文化圈”的形成历史,应当首先界定“汉文化圈”形成的上、下限。当代考古发现证明,如果把中国大地上华夏文化的形成初期,当作“汉文化圈”的孕育期,则东北地区汉文化圈的形成应与中原相同步,当开始于新石器时代。近年考古发现越来越

多地证实,在中国东北经过长期孕育,这种文明趋于成熟的标志,应以 5000 年前至 6000 年前的“红山文化”为典型代表。包括先“红山文化”的辽西查海类型和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由于本篇不是专门的考古学论著,无庸对红山文化作类型学的分析和分期,只须从典型的“红山文化”遗存中,披见这种东北地区早期华夏文化(汉文化)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是一个“多源一体”的过程。这种多源一体的“多源性”,反映了北方(包括东北亚)文化的区域特点,即以石质葬具和巨大的祭祀遗址为标志;以之字纹的陶艺装饰为特点;以农牧兼渔猎为主的经济手段的北方原始文化。这种多源一体的“一体”性,则集中反映在以巨形石犁、石斧为工具的农耕技术;以早期玉制品为代表的原始工艺技术,以对祖妣女性和大地母神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意识;以及遗址中以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礼形式。特别是对“龙”的崇尚和金属冶炼的出现,无一不凝聚着华夏文明的精髓。这一切使“红山文化”迥然有别于欧、亚大陆的其它文化,而与五六千年以前的中原华夏文化,更多地显现出“多源一体”的趋势。有的学者把 5000 年前“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女神”像,推衍为“女娲”的祖型,提出先商北源说。如果这种见解具有卓识,那么,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北史前文化,恰应是华夏文化在东北形成“汉文化圈”的奠基时期。她为进入国家形成以后的历史时期,“汉文化圈”在东北地区的拓展和传播,准备了先决条件。以上所述大体可以划作中国东北“汉文化圈”形成的前期。

中国东北“汉文化圈”形成的后期,即进入国家形成以后,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综合考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以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商末周初箕子入辽东、适朝鲜为代表的汉文化向东北南部辽海渤海之间的集中传入期。

其二,以战国末燕昭王时秦开却胡设立五郡为标志,汉文化向

东北地区的进一步传布期和建置形成期。

其三,以汉武帝开拓边郡为标志的,汉文化在东北的确立期,即汉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向东北亚腹地和边域的广泛深入传布期。

第一个阶段,所以从商周之际箕子入辽为标志,不仅因为这是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殷周遗民集中迁居东北,并为东北夷的“荒服”之地带来了“礼、乐、田、蚕、织作”之教;而且正是在中原周初分封制度影响下,东北地区部族方国的形成和诸部族文化频繁交往时期。周武王灭商,在客观上使殷族遗民北迁东渡,与山戎、北狄、东胡、秽貊等民族杂处,为汉文化第一次广泛的北传东渐,提供了历史契机。这次广泛的汉文化圈的冲及,其影响所致,绝不限于一代人和少数边夷之地,事实证明,其至少影响到从西周到汉初的近千余年。

第二阶段,以燕昭王时秦开却胡设立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渔阳五郡为标志,是汉文化向东北地区的深入传播和建置发展时期。广为学者引证的《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燕将秦开却胡设郡,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这是自东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经过春秋战国的五六百年间,列国争霸到趋于统一的前夜。秦开却胡设郡,表面上是以国家武力的形式对边郡的开拓,其实质是经过自周初北方燕国数百年的经营,汉文化在北方潜在影响的必然结果。考古勘察证明,在东北南部遗存的燕、秦、汉长城,横亘于北纬 $41^{\circ}20'$ 至 $40'$ 的东西横线上,长城内外留下的大量燕秦汉文物,诸如带有秦统一诏版的陶量、铁权,统一的货币、量器和战国兵器等,无一不是汉文化北渐的标识。古老的燕秦长城,与其说是当时北方民族区域间的军事障塞线,不如说是秦、汉统一以

前,汉文化北渐的界标和内地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一条文化分界线。然而汉文化在先秦时向东北的传播,并不是以长城为终界;相反,燕秦长城,只是中原列国企图保护“汉文化圈”腹地的一道藩篱。

第三阶段,以汉武帝开拓边郡为标志的“汉文化圈”在东北的确立时期。《汉书·匈奴列传》记载:“至孝武皇帝……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同书夏侯胜传亦记云:孝武皇帝“东定秽貊、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

汉武帝时期开边设郡,率服边夷,是对燕秦拓边向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所谓以玄菟、乐浪为郡,是指在燕、秦于东北设五郡的基础上,汉武帝于滨海之地的“沃沮”设玄菟郡;又于大同江流域设乐浪郡,从而把燕秦的东北郡县区域,从松辽之地,拓展至朝鲜半岛和日本海沿岸。在汉武帝拓边设郡的广阔的东北边腹地区,随着封建郡县制的确立和完善,自秦汉以来“车同轨,书同文”的政令和汉廷的典章礼俗,已北逾长城而深入到九夷之地和边隅海角。从而在大部分东北亚地区,最终形成了总体的“汉文化圈”。

二、中国东北“汉文化圈”形成诸阶段的历史标志

上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的东北“汉文化圈”,从其几千年发展的轨迹看,的确是一个从“多源一体”到“多源一统”的过程。其发展的每一步,都犹如一条浩瀚的江河,总是在不同阶段,汇集和容纳了诸多源头的支流,而汇合为“汉文化圈”的巨川。这种融汇各族文化而形成的“多源一体”的东北汉文化,决定了东北古代“汉文化圈”的内涵,比其它任何地区的民族文化更带有“一体多元”的性质;即以汉文化为主体,以兼容并括的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为多元的综合性民族文化。这种“一体多元”的东北古文化,在长期的历史

形成过程中,始终是具有勃勃生机和广泛内涵的民族文化,尽管在疏于文献典籍中鲜于记述,但仍能够从当代考古发现中进行综合考察。

如前所述,除东北汉文化圈形成的前期标志外,在东北汉文化圈形成后期的第一阶段商周之际,汉文化圈形成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具有汉文化主体因素的诸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其中东胡、肃慎和秽貊,是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形成的最大的三个民族共同体。她们当中又因为东胡和秽貊最地边燕、赵,靠近中原,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形成了东北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相融合的文化交叉地带或桥梁地带。“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以后的东胡系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汉文化因素,已为学界公认,自不待言。即使是地处松花江流域属于秽貊或夫余先世的“西团山文化”中,以三足陶器、锄耕农业、城邑建筑和竖穴土坑木椁或石椁墓等为代表,也显示出汉文化的强烈影响。

进入第三阶段的战国燕秦和西汉前期,“汉文化圈”在东北广阔腹地和边郡形成的标志则更加显著,除辽河流域外,发现于松花江中游吉、长地区的“汉陶”文化,至战国前后,也普遍发现以轮制和模制泥质灰褐陶为特征,器表饰弦纹、绳纹、堆纹,以罐、瓮、盆、钵、甑为组合的中原陶器群体,晚期又有中原类型的铁镬、锛、斧、镰等农具发现。反映了这一秽貊地区汉文化传布的强烈影响。从考古发现上看,从战国燕秦拓边设郡,到汉武帝“复修辽东故塞”的一个多世纪中,在东北南部燕秦汉长城内外的广阔区域,更普遍发现了按汉制设立的郡县及守备城堡,夯筑城郭和烽、燧、亭、障遗址,遍及长城以南腹地;至此战国中期以前,西部的山戎“东胡”遗存和东部的秽貊系统的石棺墓和素面粗褐陶文化到汉初时基本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土坑竖穴和土坑木椁墓;战国以前的夹砂粗褐陶代表的少数民族器用,逐渐被质坚、胎纯的高火度汉陶代替;在大